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六

宋　朱子　纂集

曾公亮　魯國宣靖公

字明仲泉州人中進士第位至丞相以太傅兼侍中致仕配享英宗廟庭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病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畧謂

完堡柵蓄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為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變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葢皆取當時之所先急而便于施行者以為說_{曾內翰撰行狀}

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

閉至號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内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在樞府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多少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絶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類此

與韓忠獻力贊仁宗早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前

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折獄四方奏讞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盗往強取之大理當以強盗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盗民間物有間固爭不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刼禁物法盗得不死葢公推析律意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並行狀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

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公亦去筆錄

王安石　荆國文公

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神宗位至丞相左僕射司空追封舒王

公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輙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

說始為小官不急急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相薦公及張瓌曽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甞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多不當超處其右

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賫勑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勑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朝廷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授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

温公
瑣語

司馬温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强飲之介甫終席不

歛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嘉祐末公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同儕恃與之狎昵遂持去鶉主追及之踢其脅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錄問介甫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強攜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

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促之終不肯謝瑣語

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録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彦博皆為其毀詆云聞見録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魏公雖

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輕已由是怨之記聞

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公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不足道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常以為高而不可及上曰卿可謂責難于君矣

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

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終身乎

未幾遂參大政

公既參大政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公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

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呂誨論公十事公力求去
位上為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
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乞分司上不許公入謝因為
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
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
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
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
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

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公乃視事

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事政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呂氏家塾記

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

運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温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二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

交矣

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二日一治縣事起陽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皆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

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公與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公門下士亦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

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熈寧初以
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
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
速後必有弊温公不以為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
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白温公
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復議
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
厚曰取熈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焉子厚信之

雇役遂定京前後覩望反覆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

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吕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薨温公在病中聞之簡吕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温公盛德如此聞見録

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觧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 談叢

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巵史

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葢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絶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紓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悦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

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罷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為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祗增其勢耳雖天

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葢此八箇字
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
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
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
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
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
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
也元城語録

介甫請并京師行陜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同上

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多不協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内外要權莫非新進洎三司論市易而吕參政指

為沮法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旣出呂嘉問張諤持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傾奪公矣遂更朋附之旣而天子斷意再召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公故公表有忠不足以取治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葢謂是也旣而惠卿出知亳州鄧綰張諤之徒

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公無與共圖事者又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者葢謂是也筆錄

初惠卿為公所知驟引至執政公去惠卿遂背之暨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等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鬬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公拜相百官皆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閤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牕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相歸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邀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牕之詩公撫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筆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

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强為善而已執葉濤手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夗之曰公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叙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尚竭力修為陳子聞之而疑曰豈現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不可疑也公語

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於文彥博矣王珪請宣德音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

石家取師顔常例安石約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公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説於王韶安石喻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晁以道論配享劄

仁宗朝韓富二公為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簿遊邊得其説遂上開河湟之策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税其餘無斗粟尺布惟

仰陜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陜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唃厮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厮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並聞見録

熙寧六年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因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

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記聞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曾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

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程氏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

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上蔡語録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

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葢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

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户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産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葢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

請不得已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龜山語錄

公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同上

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

亷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亷恥刼人使信已也夫亷恥在常人無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亷恥亦淺矣葢亷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同上

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吕惠卿輩奴事之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為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跣足手

擕婦人冠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公曰兒誤矣伯淳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公不合雱死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葢以比孔子也公坐鍾山常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録者

姪紿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聞見録

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召上殿上問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

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邱壟豈得不干預我事耶聞記

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羣臣有節專務

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苻堅以峻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理順而執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筆錄

公為參政因閱晏元獻小詞而笑曰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父曰亦偶然爾呂惠卿為館職在坐曰為政必

放鄭聲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以為
譏已自是與平父相失筆錄
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聞見
錄
鄭俠介夫者福州人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士
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公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為
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

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陜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籸麥麩為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

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為書匃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遞鋪待罪時熙寧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錢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懽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

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罷公遂力求去已而公卒去位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為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為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燕

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
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
田者他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又
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
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
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容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
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録使王安國持示導之
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謫事剕公為

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捜其衣橐得王尧臣所贐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帙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人吴無至詣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輙為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過安國於途

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為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為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為然忠信者常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

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俠徒步赴貶所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有應

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顧人之於君有惓惓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絶之公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君況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葢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覩政役繁興民

物砉砉但犨顚而已 鄭俠言行録

錢景諶者忠懿王孫舊與公善論新法不合遂相絶其家集有答兗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荆公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説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記者謂之時文傾險趍利殘民無恥者謂

之時官軀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與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之主旨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大學六經而為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君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陽帥幙令郃堯夫亦有書招我為洛中遊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之兄生事粗足

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倘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聞見録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六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宋 朱子 纂集

司馬光 温國文正公

字君實陜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宗廟

公自成童凛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

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蘇內翰撰

行狀

又邵氏後録云予見温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絶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

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家塾記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冷齋夜話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行狀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諂從之後遂以為常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并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

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

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
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
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
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
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
年遂立為皇子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有上龐丞相

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窺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邪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

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佞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毋子閒人所難言者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陜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

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疏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陜西驟益兵豈不震慴公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閒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歷陜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俑爾今已降敕榜

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掌閒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為常一如公之言龍川志

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

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行狀

下仝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
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
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
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

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庭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叅政姦邪貪很不恊物望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輙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

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日錄

甲寅子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全上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

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禄猶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

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隂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日録又云臣非

謂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而婦人

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

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

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茍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

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
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
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
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
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
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

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陜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

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行狀

邇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

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

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詾詾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遂退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

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

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

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

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

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

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

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

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

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彦若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

意耳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並日録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輙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

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魏公語錄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

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
責荊公者雖悔之無及元城語錄

熈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
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
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
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行狀

潞公謂温公曰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
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

懐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甞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甞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録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

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公知永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

果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别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如此不衰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説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帝初感疾既安語宰輔

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知公之深如此並聞見錄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

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懐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

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邏卒罷减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
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
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寛保馬限皆從
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已畧行之
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行狀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引
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

稍損其重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

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
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
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
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
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乃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
熈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
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

用兵為失時典議甚衆獨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皆隷州縣軍政委守令通决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行狀

元祐初温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吕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談叢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吕惠卿輩皆

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聞見錄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

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産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行狀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晁無咎言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

至泰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讀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仍賜金帛行狀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彼中者彼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邉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邉隙神道碑

先生每與君實説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忌巳惟公是式公亦

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

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

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

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

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考

之功

司馬康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中第事神宗哲宗位

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陜洛閒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范太史撰墓誌

君為講官嘗上疏歴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

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大器又勸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覽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脩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於兖鄉民聞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絶醫遂行至則疾不可為也没二聖

嗟悼不已所以優卹賻贈之甚厚墓誌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宋　朱子　纂集

呂公著　中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贈

太師

歐陽修為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

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中動問中國德行文章

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家塾記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關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申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

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

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_{并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為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_{呂汲公撰神道碑}

自仁宗末年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至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陛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

公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
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
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即位首召二
人為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

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顔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内潰皆如公所料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今來殿試欲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是歲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家傳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既
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便
介甫以晦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
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用
為晦叔罪除知潁州溫公日錄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

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忌其人但記美髯誤以為申公也見聞錄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材

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神道碑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聞見録

邇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碑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歎慈聖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温公在洛聞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尤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公既就職因奏自熈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

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上初即位韓絳即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為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圜土衆以為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刖公曰刖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

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為然

諜告夏幽其主秉常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如諜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為元帥未得其人則不如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功奏曰外議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章繼上面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邉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為摭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並家傳

哲宗即位公為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熈於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斂之畧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散之以得民由是觀

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家塾記

為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下蔡語録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令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

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决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

四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

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

定其詔墨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

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

之七八國失拯捄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笞箠者衆責

興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

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

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滞則曰更新官制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寛茶鹽之禁賜逋生贖亡民和西戎於是民讙呼鼓舞以為便並神道碑

温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

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緼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為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温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

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悅

上以邇英講讀論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内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念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内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

道臣輙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熈寧三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末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破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得以應試安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試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學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輙得上第有司

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是為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為繆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

同已為大繆耳温公亦以為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懥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熈寧復策之初進士榘祖洽譏議祖宗自是對策者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為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

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
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
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
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
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
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並家傳

公居家夏不排窗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

壞實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廳下烈日中公裳對飲二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家塾記下仝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葢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於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

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於屏風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

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

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

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

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龜山語錄

宋興以来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

其二時論榮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崇政殿說書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

者少矣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顥橫渠張載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

掟以造聖人専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内者其讀經
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
為實不尚虚言不為異行

正獻公甞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不謁臺
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甞以數
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
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甞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

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荅退謂范淳甫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並家傳

公為郡處令公帑多畜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雜錄

公晚居宿州真揚閒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童蒙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

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面之類及作人親筆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童蒙訓

宋名臣言行録後集卷八